

風雨故人情

趙家欣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風雨故人情

趙家欣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风雨故人情

赵家欣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2.5印张 3插页 49千字

1981年10月第1版

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870

书号：10173·240 定价：0.31元



郁达夫(中间坐者)、马寒冰(后排右一)、郑子瑜(后排中)
作者(后排左一)等一九三六年在厦门



杨 潮



范 长 江



孟秋江



蒲风与夫人谢培真（白鸽）
一九四〇年于汕头



曹聚仁（摄于抗战初期）



高云览

PAZ-02/1000



董秋芳



李叔同（弘一法师）

序

赵家欣同志把他近年来所作的文学回忆录汇成一集，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书，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。

在这册集子里所提及的人和事，有的我是知道的，有的并不清楚。但读了以后，都多少使我感到我国知识界人士为了追求光明和真理，在旧中国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，一条充满着艰辛和奋斗的道路。我以为，让当今的知识青年认识一下当年知识分子的经历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会有好处。

这本集子里所记叙的同志，均是我国文学界、新闻界的前辈著名的作家或记者，大半都在我省工作过，因此，就我自己来说，读了更感亲切；其中有的文章，我还反复看过，心中不免激动。

郭 风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廿八日

目 录

封面题签.....	楚图南
环衬题签.....	叶圣陶
序.....	郭风
忆郁达夫先生.....	(1)
忆杨潮同志.....	(7)
怀念范长江同志.....	(14)
怀念孟秋江同志.....	(19)
忆蒲风同志.....	(24)
黎烈文和改进出版社.....	(32)
记曹聚仁先生.....	(42)
回忆高云览同志.....	(49)
忆念董秋芳同志.....	(57)
记弘一法师.....	(64)
后记.....	(74)

忆郁达夫先生



我认识郁达夫先生是在抗战前夕的一九三六年。那一年除夕，达夫先生从台湾到厦门，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，读过达夫先生的小说诗词，对这位文坛前辈，我是怀着仰慕心情的。我陪同达夫先生游览厦门、鼓浪屿的名胜古迹，探望

“闭关”日光岩的弘一法师，鹭江道畔眺望灯光闪耀的洋轮和风帆片片的渔火，妙香路上流览歌舞升平的“小上海”风光。他应邀到厦门青年会演讲，我作了记录。在他寓居的天仙旅社内，慕名求书的人群接踵而至。达夫先生来者不拒，有求必应，往往是在醉眼朦胧中，即兴挥毫，笔走龙蛇。书写的有古人今人名作，有他自己的诗词。当时外敌步步进迫，神州风雨如晦，达夫先生借古喻今，愤世嫉俗。他书赠索者的诗词，时而激昂，时而低沉，但大抵寄托着愤慨和忧思。我听说达夫先生最喜爱龚自珍的两句诗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”曾经写成对联挂在他的寓所里，希望他把这两句诗书写一幅给我。达夫先生语重心长地说，

你尚年青，此诗现在对你还不适用，但望今后永不适用。他写给我的是题为《青岛杂事》的诗幅：

万舫涛头一岛青，

· 正因死士义田横。

而今刘豫称齐帝，

唱破家山饰太平。

这首诗对大敌当前，忍让妥协，粉饰升平的蒋家王朝是无情的嘲讽；对不愿做亡国奴，奋臂而起的中华义士是热情的称颂。可惜在抗战烽火中我把它丢失了。

最近我在福州于山“九仙观”书法展览会上，看到达夫先生一九三六年手录唐诗一首，也是当年书赠友人的条幅之一。诗云：

晚日低霞绮，

晴山远画眉。

青青河畔草，

不是望乡时。

这不正是从那时开始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烽火连天，八年离乱的写照吗！

一九三六年冬，我和厦门文化界青年十二人，发起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。追悼会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。会场上挽联似林，人群如潮。这个广大革命群众和文学爱好者对一代文豪寄托哀思的集会，竟然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。厦门警察局长密报国民党省政府，打算逮捕追悼会的发起人。此事被当时在福州的达夫先生知道了。他义正辞严，据理力争，才使十二个或者更多的青年免于了一场灾难。

厦门一度相处，我对达夫先生倍增敬慕之情，他处世外圆内方，对人爱憎分明，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；他虽已著述等身，蜚声文坛，但乐于接近青年后学，一见如故，平易近人。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和他的友谊，达夫先生和鲁迅先生从一九二三年起就有了交往，一九二八年他和鲁迅合编《奔流》月刊一九三四年同任《太白》半月刊编委，鲁迅批判反动文人梁实秋时，达夫写文章支持鲁迅。一九三一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成立时，经鲁迅的提议和力争，达夫被列入发起人名单。一九三三年一月，达夫诗赠鲁迅：

醉眼朦胧上酒楼，

徬徨呐喊两悠悠。

群盲竭尽蚍蜉力，

不废江河万古流。

这首诗用风趣的笔调，赞扬鲁迅在“群盲”围攻中的斗争精神和不朽业绩。一九三三年六月，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，鲁迅满怀悲愤，写下了《悼杨铨》一诗，达夫读后，立即和了一首：

风雨江城夏似春，

闭门天许作闲人。

恩牛怨李成何事，

生死无由问伯仁。

那时国民党统治区弥漫白色恐怖，特务四出造谣恐吓，传说黑名单中也有郁达夫，这首诗没有在报刊登载。当达夫要移家到政治形势险恶的杭州时，鲁迅写了《阻郁达夫移家

杭州》一诗，这首热情恳切而又措词委婉的诗，表达了鲁迅对达夫的深厚情谊。在厦门，达夫先生曾经对马寒冰、郑子瑜和我几位访问他的青年说：“人们以为我和鲁迅思想不同，性情迥异，却很少知道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，感情至洽，很能合得来的朋友。黎烈文编辑《申报·自由谈》，托我向鲁迅拉稿，后来鲁迅化了数十个笔名，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了很多花边短文，集成《伪自由书》和《准风月谈》两书。”虽然他们之间对于文学上的见解不尽相同，但在关键时刻，达夫先生总是表现了一个正直的文学家对是非的明辨，伟大的鲁迅毕竟把达夫引为知己。

一九三八年三月，我到了风雪交加的武汉，在达夫先生的寓所，我们再次会面。达夫先生高兴地对我说，文艺界一个盛会即将在武汉召开，正缺少从东海之滨抗敌前线来的人，你来得正好。其后，我和达夫先生一起参加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成立大会。达夫先生引导我会见郭沫若、老舍等文艺界前辈，在寓所和我促膝谈心。会后我离开武汉去抗战前线，不久，达夫先生举家远行，万里迢迢侨居新加坡去了。想不到武汉会晤，竟成永诀。一九四一年末，太平洋风云突变，海天阻隔，音问断绝。长久不知达夫先生讯息。直到抗战胜利后，从纪念他的文章中，才知道日寇南侵，新加坡被围时，达夫先生避难出走，易名改姓，当上酒店“老板”。他精通日语，掩护过一批南渡的爱国文化人，也为当地的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。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，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。噩耗传来，令人心碎。岁月匆匆，于今已经三十四年了。达夫先生殉难时，年仅四

十九岁。当时如鲁迅先生健在，必定为这位爱国者的牺牲重
复发出“何期泪洒江南雨，又为斯民哭健儿”的浩叹吧！

四十多年来，达夫先生的音容笑貌，不时在我的记忆里映
现。达夫先生来不及分享抗日战争胜利的欢欣，也没有看到
蒋家王朝的覆灭，中华民族的解放，就赍志以殁，多么使人惋
惜。这些年来，经历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浩劫，我白发增
多，渐入老境，总爱浮想联翩。我想，“四害”横行时，达
夫先生如还健在，在“三十年代文艺黑线”大棒下，是难于避免
老一辈作家那样悲惨命运的；我又想到，达夫先生倘能活了
下来，虽已年逾八旬，在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扫除“文艺黑线
专政”论，春气满天，老树生花的今天，定能焕发青春。他
那洋溢的才华，生花的妙笔，将会为四个现代化谱写一出出
颂歌，该有多好呀！

达夫先生的一生，至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得到
应有的评价。李初梨同志说：“达夫是摩拟的颓废派，本质
的清教徒。”深知达夫生平的郭沫若同志，在听到达夫殉
难消息时，曾经叹息“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
的人呢？”对达夫先生真正有所了解的人并不多。但是，我
认为迄今为止，最能了解达夫的，是在日寇南侵时，曾与达
夫共度一段危难岁月的胡愈之同志。他说：“作为一个诗人与
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，是‘五四’巨匠之一，他永远忠实
于‘五四’，没有背叛过‘五四’。”“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
他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，他对人类是何等热
爱！”他对达夫的评价是：“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史
诗。”从我所认识的达夫先生来说，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。

最后，抄录达夫先生一九四二年避难苏门答腊时，在避敌无计，归国无路的艰难处境中所写的一首诗，作为胡愈之同志所作评价的佐证。

千里驰驱自觉痴，
蓄无灵药慰相思。
归来海角求凰日，
却似隆中抱膝时。
一死何难仇未报，
百身可赎我奚辞。
会当立马扶桑顶，
扫穴犁庭再誓师。

一九七九年春日

忆 杨 潮 同 志

—



夜深人静，我摊开稿纸执起笔，一个穿西装戴眼镜的斯斯文文的学者形象在我记忆里出现了。他是杨潮，也就是三十年代初期从事过革命文艺活动，抗日战争时期写过大量国际评论的羊枣。我想到，要是杨潮还健在，今年刚满八十岁，

但在三十四年前举国欢庆抗战胜利后不久，这位文艺战士，闻名国内外的杰出军事评论家，竟死在国民党杭州黑牢中。

一九四四年初夏，杨潮来到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。当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——打通湘桂线的战役已开始，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，眼看东南的国统区和西南大后方的陆上交通就要隔绝。当时在湘桂线上的衡阳工作的杨潮，却甘冒风险只身到政治形势险恶的福建，为的是这个地区一旦成为“孤岛”，更需要有人去加强进步文化工